

懷念張大千先生

● 李霖燦 (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)

張大千畫譜的秘密

大千先生逝世已經五年了，我心中一直有個遺憾，那就是在他的最後幾年，他卜居在外雙溪摩耶精舍時，相距咫尺，我却一直沒有去做一番緊迫盯人隨侍旁聽的記錄工作，這構成了不少的對藝術界的損失。

計畫想得很周密，時間和距離都沒有什麼大問題，只須每天踱進摩耶精舍，便可以完成使命。只是有點不好意思，是隨從副官嗎？是旁聽生嗎？頗有點四不像的難以爲情。大千先生五湖四海，水鬼羅漢如來觀音，什麼沒有見過。旁邊多我這個隨行菩薩，他老人家見多識廣必不會在意，但是在旁人眼中看去，頗有點不倫不類，所以這一項計畫終於沒得機會實現。

如今他老人家一去，我才感覺到追悔無及，那裡還有這樣的機會呢？真是千載一時不可復得，多少古字畫法上的問題，在先生口中可以一言而決的，如今却要披書檢籍半年十月的才能尋出一點頭緒出來，而且還不一定能够保證正確無誤。

舉一個例，高嶺梅先生泥著他寫的「張大千畫」鉅冊，我一見大喜，認爲這是現時代的古畫技法的總記錄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總交代，自芥子園畫傳之後，二百多年了，幸虧有了大千先生，纔使我們沒有繳了白卷。

我說這分明是張大千畫譜嘛，爲什麼少了一個「譜」字？大千先生以哈哈大笑作爲回答：「這是高嶺梅先生逼著我一面錄音一面示範所做成的，你覺得很重要嗎？我却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……至於爲什麼少了一個譜（或傳）字，我倒可以告訴你此中的秘密，因爲我示範完畢，就到巴西去了。成書是後來的事，他抓我不到，就把我在德國開展覽會的目錄題名「張大千畫展」。末一字切掉，可不就成了「張大千畫」的怪書名了嗎？你眼睛明亮，當然可以看出那個「展」字太小了，筆意也沒有結住。」

——原來如此。但是我却覺得這部書十分之重要，因爲天時地利人和，在這裡全部佔盡。高嶺梅先生功德無量，他使我們留下了技法上的時代紀錄，你又去那裏找得這樣一位大師十項全呢？

在創作爲先的藝術家眼中，這本書可能沒有什麼重要，但在美術史家的觀點上，這冊畫譜重要無比，它記錄了這兩個多世紀的進步實況萬分珍貴。在芥子園畫傳及其他的典籍中，我們看不到「得筆法易、得墨法難。得墨法易，得水法難」及畫竹法的「逢個不個、逢介不介」等語。在以往只說「畫竹不離個，每個個，都要破」的口訣。——這分明是近兩世紀以來的進步，大千先生以當行出色的老畫師身份把珍貴的成果親切的傳授給我們。

而且我們都知道，現今印刷術進步驚人，芥子園畫傳的時代，要以版畫的手段來表達墨瀰之氳氳，根本上有所不能。如今則因珂羅版之進步，印刷逼真，筆墨淋漓一點都沒問題，從前無法表達的，如今可以表達十分充沛。真就如老畫師當你的面在作畫，元氣淋漓障猶濕，我們後來者有福了，真的是親如目睹。

綜合古今技法大成

我曾多次向大千先生請教畫中技法，因爲這是斷代上的要點，我有意在技法的演進史上立下

一系列的尺度，使大家可以按圖索驥很明白的就能比較指證而斷代，不再墮入模稜兩可混淆不清的迷霧中去。記得一次同大千先生談皴法，他立刻示範，抓起一張摺過的紙用濕筆畫了一張牛毛皴的小畫。這在芥子園的時代中就不容易表現，而現在却輕而易舉，豈不是因時因地因技之宜，大千先生為他的時代作了見證，而使我們後來者在學習和研究上更為方便萬分。

有一次，在美國加州我和他請教所謂的骷髏皴，他直接了當地說：這種皴法我不會，不過你可以回去問一問溥心畬老師，我知道他會這一種皴法。

總之他是因材施教，知道我是書呆子做研究，不要一點花招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他雖不太注意他的張大千畫（譜），但我從繪畫技法史的觀點上看，這却是極為重要的一本書。因為它畫了一條時代的分界線，總結以往，開拓將來，從此有了一個基準。誰會說張大千是一個著作家呢？我在這裡說「是」。而且，我一直在後悔，後悔在他的晚年，沒有來做他的隨行秘書。不然，中國書畫的掌故、技法等一定會因此而豐富不少。

而且這種例子，更不乏書，誰曾說王羲之是一個大「畫」家呢？但是晉書上說他善畫，「嘗臨鏡自寫真」，故宮博物院且有他的自寫真圖，却一直不明就裏的當作「宋人人物」冊頁來看，一旦辨認了出來，這還是人間「自畫像」的濫觴呢！同樣的，誰曾說過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大書法家呢？然而他寫的大同篇，現展示在

故宮博物院的正門牆壁上，真令人想見風采！若由此推展論去，總統蔣公有橫掃千軍的書額，吳稚老善篆書，譚延闓先生善顏體。于右任氏則不但書法好，還要創標準草書……簡直就是一個書法集團嘛！只不過為革命集團之名所掩而已。所以我在這裡發千古之秘，大千先生以中國山水畫聞名於世，盡人皆知，我却特意在這裡表彰他這本張大千畫（譜），綜古今技法之大成，發百代千秋之幽光，大千先生泉下有知，必以此文為知言也。

傳家寶十四張手相

另一樁懷念大千先生的事，是他的敦煌畫稿解決了龍門石刻時代的故事。

就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內，那年展覽一批中國石像雕刻珍品，從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借來。內中有一隻龍門的石雕手像非常惹人注目。我受邀來作一次講說，於是觸景生情，想到了我既是河南省人士，又曾親自經過伊闕，何不就此手像去盡一點研究的責任？

事有湊巧，我想起昔日在臺中北溝的招待所中，大千先生一面作畫一面誇耀，說敦煌兩年半，直把從北魏到宋代手相的畫法摸到了老家。我當時牢記在心。後來他去了巴西。從報紙上的有趣報導上說：大千先生在巴西聖保羅遠近聞名，招搖的程度到你只要畫一個人有一把大鬍子，郵差先生就準能送到八德國中。

這又有何難哉，我立刻大筆一揮，美髯公躍然紙上，信也準確的遞到了大千先生手中，我求

他把歷代手印成系統地畫給我，以助我斷代研究之用。兩個月後接到了十四張手印示範，還隨圖有扼要的文字說明。於是我便把這兩件寶貝展開來一一對勘，果然發現到二者有相同之處：大千先生說盛唐之手豐柔，爪甲退入肉內。石雕手相亦正是如此。

這是一項合理的表現方法，手指太胖了，指甲蓋就退入了指肉之中，盛唐人以肥碩為美，楊玉環的手應該就是這樣的吧，不然怎叫環肥而燕瘦呢？

看一看大千先生的示範墨寶，再看一看大都會博物館石雕，簡直就是一模一樣表現手法，於是在講演過了之後，我寫了一篇短文，提出了一個假說，說明唐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別，手指豐瘠有長出退入之異，對圖判時，這隻石灰岩的巨大手相，很有可能即是盛唐之物。

那篇短文的名字，就叫做：「從敦煌龍門」。那位大都會博物館的官員說：「一經東土展覽，年代有所訂定，可云不虛此行。」

這項成就的靈感，全自大千先生圖畫中飛來，於是這十四張手相圖更成了我們李氏的傳家之寶了，怎不令人永遠懷念。

夢縈雲嶺傲世山茶

大千先生逝世之後，我還時常領着學生們到摩耶精舍的梅丘去瞻拜，在那裡有幾棵杜鵑和山茶，杜鵑係石楠科的高山植物，在玉龍雪山上開得滿坑滿谷。

記得大千先生前有一天，我進入園中，他正叫人添培一棵小小杜鵑，那上面有三五朵黃色小花疏疏開放，他招呼我快來看，說是瑞典航空公司空運來臺相贈。接着又特意的說：「不要小看這三朵兩盞小花，在臺灣還沒有第二份呢！」縷一下鬚鬚，臉上一片得意之色，因為說杜鵑者以黃色為貴，這也是一種「唯我獨尊」。

在我則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，我沉入了玉龍雪山的舊夢殘影之中，在那裡叫做什麼山枇杷花的吧？正開放得滿坑滿谷（雪谷）也太動人，而且千古以來，花開花謝，不知幾千萬年，到底有幾個人去瞻仰欣賞，分明不是為我們渺小人類而開放的。

世界的植物學家都知道，雲嶺一帶是石楠科的王國，山茶在雲南獨擅勝場，我對著這麼單薄的黃色杜鵑，心中感觸萬千，心中只在想，何年何月何日，我再返滇雲看一眼我夢中的白雪杜鵑？至於眼前的這麼一株，不足道也。

大千先生看到了我嘴角上的一抹笑痕，他智慧過人，立刻明白個中意，連連跌足說道：「你在雲南多時，見的杜鵑山茶無數，我今天真的失言失言，見笑乎大方之家。」

對於他所珍貴培植的那幾樹山茶，我亦深有同感，因為在麗江的後兩年，我自木里王國歸來，就一直住在玉峯寺的山茶花園之中。——這是一座離大雪山最近的紅教喇嘛寺，和徐霞客曾住過的解脫林相去不遠。

徐霞客在滇遊日記七（十四卷）上，記載有木家院中山茶花之盛如下：

已還松棚、二把事曰「餒久矣，請少遲之。後有茶花、為南中之冠、請往一觀而就席。」蓋其主命也，余乃從之。由其右轉過一廳、左有巨樓、樓前茶樹、盤蔭數畝、高與樓齊、其本徑尺者三四株叢起、四旁萎蕤、下覆甚密、不能中窺、其花尚未全舒、止數十朵、高綴叢葉中、雖大而不能近觀。且花少葉盛、未見燦爛之妙、若待月終、便成火樹霞林、借此間地寒、花較遲也。把事言「此樹植與老把事年相似、屈指六十餘」。余初疑為數百年物、而豈知氣機發旺、其妙如此。

木姓土司勢衰之後，這院山茶亦衰微，另株茶花却移往了玉峯寺。麗江的朋友，那個人不知道玉峯寺的山茶花園呢？

當時有一位植物學家秦仁昌先生，他原是廬山植物園的園長，在麗江調查植物，是當今蕨類植物的權威。後來他做了金沙江流域森林處處長，總部就設在麗江，他對我和長嵐兄說，你們住的花園中那株山茶，是植物學上所謂的奇蹟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蓋世而無雙！

經專家之鑑定，真有恃而無恐，我對嵐兄笑道，咱們雖生無貴命，却多雅福，佔世界上山茶之花魁，寫雲嶺上綠雪之奇峯，不亦快哉！——而且我還在這裏悄悄地透露一個消息給現今的觀者朋友。玉峯寺的山茶是九心十八瓣的名種，只一株樹就葉滿中庭花滿枝頭，而且排根四展都是連理之枝！

——這話，我沒有敢對大千先生說，怕有負高心的出現。但是我却想對我生平最敬愛的徐霞

客先生作一個報告：「山茶無恙。」

什麼時候，霞客先生，大千先生和我，才能相聚一園，共話這段曲曲折折的杜鵑山茶公案呢，依年齡推算，為時當不會太遠。——因之我更懷念大千先生了。

盡責任畫史藝術家

大千先生雖去，但遺澤深馨嘉惠後人，在他的摩耶精舍中，在他遺像猶存的客廳裡，我常來參拜，跟我一齊來拜謁的，還有不少國立師範大學的芸芸學子。

懷著謙恭的心意，我娓娓敘述大千先生的軼事，並且極力讚揚他棄都市享受而赴敦煌吃苦的決心。這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項抉擇，若不如此，那就不成其為張大千了。

每位偉人的生涯裡，我以為都充滿了許多「不得已」，文天祥若不寫正氣歌，不在衣帶詔上寫「孔曰成仁、孟云取義、而今而後、庶幾無愧」等字樣，那就不成其為頂天立地的文天祥。諸葛亮若不是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」，那選成其為諸葛武侯嗎？……同樣的，若不捨棄都市中富貴舒適生活，而甘願深入不毛，與鳴沙為伍度過其兩年七個月的艱苦生涯，那還算是什麼大千居士？

推測其用心之本源，大千先生說：「我是一個畫畫兒的（大千先生常用此言），要想看一張宋畫，談何容易？唐朝的畫，更是難得一見，如今知道了在敦煌還有北魏隋唐的壁畫具在，我能不去拜觀一下嗎？」

中國人有歷史感，大千先生的文墨好，到敦煌一見鍾情，立刻下定決心，要盡一點畫史藝術家的責任，要擷其丹青精華，一一撫上絹素，不得已時，還請來青海塔爾寺的喇嘛們來相幫忙：「真是千辛萬苦，所為何來？——千言萬語只一句，不如此則不成其張大千也！」

藝術家並不只張大千一個，責任也不一定要他一人擔負，他不去敦煌也沒有人會去責備他，但是歸根究底，他比旁人看得清楚，了解得透，畫史和歷史上的我，是非如此不可！——於是他就到敦煌去了。

而且兩年零七個月之後，他又由敦煌回來了，在上海開展覽會的時候，我正在滬上，他自序其得意之筆，曰：藝進於道。——真精采！幾個人到此境界，我不禁拍手喝采！

現成、舒適、小康、短視的決定，不要爭着去做。反之，應該做的，前展遠大的，雖然艱苦，却是我們所要決此生之大疑的抉擇，我對師大同學們當場指明，大千先生之去敦煌，臨壁畫，事小而功大，就是最好的實在例證。

聽者為之動容，我們更懷念大千先生！

寫下敦煌作業遺志

大千先生來臺灣之後，曾為臺視作了一系列的敦煌壁畫節目，那時節我比較忙，不曾一一看完，只記得有一集上他說，供養人及菩薩之題名有用「堆金積玉」書者，那是用膠質和顏色填入細筒之中而書，乾後字皆凸出壁面，有立體的效果。看他說的樣子，頗有點擠牙膏的情調和風味。

誰說中國的畫匠沒有天才，敦煌就有實例。但若不是大千先生的發掘，只怕還沒人知曉。

怪不得中國人把大藝術家也叫做大匠，杜工部不是說過「意匠慘淡經營中」嗎？吳道子一生畫壁畫三百堵（現在應該說鋪），不是說明大匠也者，也就是大藝術家嗎？

說到這裡，我想到了沈從文老師有真見地，他一生為文，都在表彰工匠和平常人的「豐富」，試看敦煌的「堆金積玉」之書如何的璀璨風雅照耀千古，却不過是當地泥水畫匠的平常事平常語耳，這裡面的內涵有多少「啓發」？足供我們澈底思考三晝三夜！

我一直在祝禱，臺視這一系列的敦煌講座，應該讓「有心人」去筆錄下來，這裡面有不盡的寶藏，啓發潤澤我們後人無量！——有時，我甚至在想，只要有人能提供資料，我雖然文筆稚劣，也願意在這裡作一名速記生。了却大千先生的這一項敦煌作業遺志。

文章一開頭我就說過，要為大千先生做一個旁聽生，如今又要來做一名速記生，但是，兩者我都沒有努力做成……因之，我更懷念大千先生不已。

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廿九日（國殤期中）

謹記于外雙溪綠雪齋

中外文庫 二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玖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魏延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、諸葛亮為什麼五月渡瀘、論諸葛亮的外交與軍事、論諸葛亮的政治策略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